

# 论高等教育增值评价\*

王飞飞

(重庆工商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增值是增加的价值。根据价值的本质,增值在哲学上表征为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与主体尺度间一致性的增加;在物理学上表征为系统结构和功能有序化程度的提高;在经济学上表征为产品价格的提升与数量的增加。高等教育增值的广义维度为教育对象的增值,教育提供者结构、功能有序化程度的提高,问责者对高等教育满意度的提高;高等教育增值的狭义维度为更多大学生毕业后薪酬的增加、认知图式有序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满意度的提升。增值评价指向高等教育的起点、结果及全过程,其功能为诊断、改进与监督,其落脚点在于质量、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增值评价;高等教育;进步幅度;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6)02-0036-07

## 一、问题的提出

科学评价是提高质量的关键<sup>[1]</sup>。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评价指挥棒决定学校的办学导向,继而决定基层教师的教育教学执行,最终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为落实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鼓励教师潜心育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在总体要求中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sup>[2]</sup>。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sup>[3]</sup>。

在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四大功能中,人才培养是首要功能。教育部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上提出,要提升新内涵,强化质量效果,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检验高校办学水平的根本标准<sup>[4]</sup>。然而,长期以来我国院校评价多以科研和教学的起初投入或最终成绩为观测点,院校硬件软件的投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引起的学生发展增量到底有多少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存在“高投入=高质量”或“好生源=好成绩=高质量”的评价逻辑悖论。这种评价指标会导致高校重硬件、重招生、轻教学,不利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开展。因此,如何落实国家政策要求,探索基于人才

\* 收稿日期:2022-08-10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重点课题(K23YD2080070)“重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增值评价研究”;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44066)“重庆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13204)“基于人才培养质量效果的地方高校增值评价模式研究”

**作者简介:**王飞飞(1982—),女,湖北钟祥人,博士,重庆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管理、旅游心理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王飞飞.论高等教育增值评价[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43(2):36-42.

培养质量效果的增值评价模式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增值评价是什么?它与传统评价有何不同?其主要评价观测点包括哪些?

增值评价的理念起源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66年发布的《科尔曼报告》,报告虽未直接提出增值评价的概念,但指出学校的作用在于帮助学生克服其出身不平等带来的学业进步障碍。20世纪80年代,统计学家威廉·桑德斯教授团队在美国田纳西州创立了较为完善的增值评价系统(Tennessee Value-Added Assessment System,简称TAVVS),其主要内容是依据学生一段时间内的学业变化,通过相关统计分析技术,分离出如家庭背景、社区环境等因素,从而评价学校教育教学效果的“净影响”<sup>[5]</sup>。2001年,美国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在不同州引入标准化考试;2009年,美国颁布《联邦力争上游》以建立大型数据库监测学生发展,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田纳西州等不同学区开始使用增值评价模式(Value-Added Model,简称VAM)作为教师效能评价方式。在高等教育领域,奥斯丁将“大学影响”作为研究起点,指出最卓越的学校是那些对学生的知识和个人发展、教师的学术能力、教学能力、教学产出施加最大影响力的学校<sup>[6]</sup>,增值评价的对象从学生扩展到教师和学校。英国作为世界上较早推行增值评价的国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开始试点将其作为学校问责的重要手段,2002年推广到威尔士和英格兰,2006年开始在全英范围内实施,在理论、政策、统计技术等方面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我国的教育评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以学生进步幅度为观测点的增值评价近几年才进入政策视野。20世纪90年代,教育增值评价概念第一次在我国教育评价研究文献中出现。21世纪以来,随着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公平步伐的日益加快,教育增值评价受到了较多关注,有学者进行实证分析,探索我国推行学校增值评价的可能性和实施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实践有2003年重庆市綦江县教学质量发展性增量评价,2005年河北保定市普通高中学校增值评价实证研究,2008—2010年青岛市市南区和成都市青羊区的学校增值评价实践研究等<sup>[7]</sup>。在政策方面,1997年9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统筹委员会第七号报告书明确指出,学校教育质量的标准“必须引入增值的概念”,焦点应放在一所学校或一个学生逐年增进、提高的程度<sup>[8]</sup>。香港教育统筹局向学校提供学校增值系统自评工具,用于评价学校的进步幅度。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在改革总体要求中明确提出“探索增值评价”。

综合以上国内外的研究与实践可知,增值评价剥离办学条件、生源等因素的干扰,直接分析学校教育工作对学生进步发展的实际效果,为重新认识学校和教师的效能提供了新思路,尤其为教育资源相对弱势、生源基础相对落后的学校效能评价提供了一种公平的视角。我国高校生源在入学录取阶段已呈现较大分化,由于平台区别,所获取的政府资源投入差异更为显著。不同类型的高校虽各有分工,但从教育资源投入的社会问责和弱势高校绩效的评价公平而言,确实应探索增值评价。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增值评价主要处于对国外经验的介绍和在国内进行理念倡导阶段,以教育质量效果——大学生的进步和发展为关键指标来衡量高等教育的贡献是值得深入挖掘的领域,本文将从价值的本质、增值的表征、高等教育增值的维度、高等教育增值评价的特点等方面逐步对高等教育增值评价的要旨展开论述,为下一步进行实践探索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 二、价值的本质

### (一) 价值的哲学本质:主客体间的关系

马克思在对价值做词源考证时引用《试论哲学词源学》的解释,“价值”一词源于古代梵文和拉丁文,本义为围墙和加固保护,后人在保护之意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为“珍贵、令人喜爱和重视”。关于价值的

哲学本质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主体说,该观点认为“价值是人”或“人既是价值的设定者又是价值本身”<sup>[9]</sup>。从人的内在需要、欲望等出发,以心理的适意和满足为限度来界定价值。这种观点反映了主体对客体的态度,认为价值是主体根据自身需要有意识地赋予客体的属性,把价值与价值的主观反映混淆。

二是功能说,该观点把价值看作是客体的某一种功能的体现。“价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有效性,而不在于它的实际的事实性”<sup>[10]</sup>。该观点把价值等同于事物的功能属性,认为价值是客观事物的有用性,忽略了主体特性和介体特性对于价值的决定性作用。

三是主客体关系说,即价值是指客体属性对于主体需要的特定关系。价值是主客体关系能否满足主体需要并促进主体生存和发展的效用关系。价值描述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代表着客体主体化的性质和程度,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这正是本文所取的价值哲学定义。

## (二) 价值的物理本质:广义有序化能量

价值的物理学意蕴源于维持和发展耗散结构有序化过程的动力源——负熵。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能量总是从高能状态向低能状态转化,即能量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用熵来量度<sup>[11]</sup>。自然界有增熵趋势,运动着的物质总是走向混乱和无序,只有不断地向系统内输入负熵流,才能抵消其内部所产生的熵增。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耗散结构的有序化进程不仅由能量交换来决定,还取决于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换等非能量形式的、广义的有序化能量。于是,有序化能量从狭义扩展为广义,最终“事物所具有的、所释放的维持系统有序运行的广义有序化能量”演化为物理学上价值的定义。有序化能量最基本的特征是目标性,不同的主体因为组织的有序化形式不一样而有着不同的目标,主体的目标性会随着外部环境条件和主体内部状态的变化而变化。

## (三) 价值的经济本质:价格与数量的乘积

在现代经济学中,价值泛指客体对于主体所表现出的效用。价值是商品的重要属性,它决定该商品在交换中能交换到多少其他商品。商品价值通常用货币来衡量,表现为价格。《牛津英汉双解经济学词典》中对价值的解释有如下四种:第一,一般赞扬的说法;第二,数学中变量或参数变化规模;第三,与价格等义;第四,价格与数量的乘积<sup>[12]</sup>。第三和第四种解释是现代经济学使用“价值”一词时的主要意义,因此,本研究中价值的经济学本质主要取义为价格与数量的乘积。

# 三、增值的表征

增值(Value-Added)即增加价值。根据价值在哲学、物理学和经济学三个视角上的本质,价值增加的表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 (一) 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与主体尺度间一致性的增加

根据哲学定义,价值是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因此,价值的增加体现为客体的存在、属性、变化与主体尺度之间的差距变小,两者更接近、更一致。当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无法企及主体尺度时,要增加二者的一致性,存在两种途径。如果主体尺度不变,则可通过提高客体各项指标达成度的途径来实现;如果客体指标达成度无法提高,则只有通过降低主体价值尺度的途径来实现;抑或是通过客体指标的提高和主体价值尺度降低双管齐下同时进行的方式来实现。这三种途径都可以有效增加客体与主体尺度的一致性,从而实现价值的增值。

## (二) 系统结构和功能有序化程度的提高

根据物理学定义,价值是维持和发展耗散结构有序化过程的能量,故价值增加的过程体现为系统有序化能量的增加,价值增加的结果表现为耗散结构功能有序化程度的提高。增值的物理学定义优势在于为一个系统增值后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勾勒,即结构、功能更有序;缺点在于对耗散结构而言,加入负熵流等实现增值的方法较为抽象,无法直接映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为各类复杂系统的增值提供可操作性建议。

## (三) 价格提升与数量增加

根据经济学价值的定义“价值是价格与数量的乘积”,增值是生产活动中产出与投入的价值差值,具体表现为产品价格的提升与产品数量的增加。在操作层面,可利用生产函数,拟定自变量与因变量,分析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辨别哪些投入要素或投入组合能引起最大的增值;亦可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或委托-代理理论探索产品生产过程的“黑箱”,比较在特定的生产部门哪种机制更优。

# 四、高等教育增值的维度

根据以上对“增值”概念哲学意义的解析、物理学本源的追溯以及经济学形式的探究,从高等教育的对象、提供者和问责者三个维度,可以将高等教育增值的维度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从广义上讲,高等教育增值的维度包括服务对象——大学生的增值、高等教育机构功能有序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政府、社会、个体对高等教育满意度的提高。其中,大学生的增值是就个体层面而言的,功能有序化程度的增加是内部组织层面的,满意度的提高是基于外部系统的角度。

## (一) 高等教育的对象——大学生的增值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增值的核心意义在于教育对象收益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多。教育工作者通过教育生产活动过程中生产要素和生产环节的改进,让更多数量的个体接受高等教育,让个体在接受高等教育后获得更高的收益。

教育投资有助于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共识。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每个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保持竞争力极为重要,于是人力资本及教育生产力受到关注。教育经济学把高等教育过程比作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高等教育可以提高受教育者劳动生产能力从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其结果首先是提高个人工资收入,然后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高等教育的经济增值效应对个体而言表现为更多大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获得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素质的养成,人力资本得到提升,毕业后所得工资与接受高等教育前所得工资有较大差额;个体接受高等教育后的非经济增值体现为体质的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等<sup>[13]</sup>。这些非经济增值可在较长周期上转化为经济增值。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通过高等教育获得更高收益形成规模效应后,社会就会呈现出高等教育的财政收益和外部经济收益。前者是指高校毕业生个人所得税与高中毕业生的差额,后者是指高等教育的正外部性,虽无法还原为个人和组织收益,但能带来公民素养、健康、低犯罪率等公共利益。

## (二) 高等教育的提供者——高校结构、功能有序化程度的提高

从价值的物理学定义可知增值是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有序化程度的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已迈入普及化阶段,体量不断增大的同时质量也不断提高,为人才培养、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贡献出应有之力。“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sup>[14]</sup>,高等教育发展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sup>[15]</sup>。因此,从高等教育提供者的维度而言,其增值具体表现为学校立德树人能力的增加、教师教学

能力和学术能力的提升、教学科研运行管理自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 (三) 高等教育的问责者——政府、社会、教育对象满意度的提高

高等教育的增值还表现在提高人民对高等教育的满意度,即“高等教育”这一客体的状态、属性和变化符合“人民”这一主体的价值尺度。大学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功能,马克思说,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特殊的以太能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sup>[16]</sup>,高等教育四大功能中的这种“特殊以太”即为其最核心的功能——人才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大学的根本功能和任务,因此,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最核心之处在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而让政府、社会和教育对象等不同层面的问责者对高等学校效能的当前状态、属性及变化趋势感到满意。

以上是从广义维度上对高等教育增值的解析。从评价实践更具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高等教育增值在狭义维度上应当重点聚焦在其教育对象大学生的增值上。同样是依照价格提升数量增多、有序化程度提高和主客体一致性增加三方面的逻辑,狭义的高等教育增值主要聚焦在更多大学生毕业时薪酬的提升、认知图式有序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的提升。前者是指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后知识、能力、素质得到提升,大学毕业时的薪酬与高中毕业时的薪酬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大学生认知图式有序化程度的提高是指大学生在既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吸收内化新知识后形成更具自组织特征、更系统有序的新认知图式;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满意度的提升是高等教育增值的第三个方面。

## 五、高等教育增值评价的特点

### (一) 增值评价的指向:起点、结果及全过程

在现有各类高等教育评价实践中,部分评价指标基于“资源配置和投入的多少决定人才培养质量高低”的前提假设,把观测点指向硬件配备、校舍资源等关乎人才培养起点的因素;另一部分评价指标如科研成果、教学名师、学校声望、优秀校友等观测点指向产出因素,是对高等教育效果和效率的评价。效果是结果,效率是投入和产出之比,是以目标的实现程度为基本前提的效能评价。在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着力强调教育投入和产出指标是必要的,然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认为人才培养质量和效果更本质,在现阶段亟待重视,否则会造成重科研轻教学、重投入轻育人的局面。高等教育增值评价指向育人效果,把教育全过程作为自变量,把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发展变化作为因变量,探讨高等教育对大学生进步幅度的影响。作为高等教育对象的大学生,其进步和增值呈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因此,增值评价指向的是高等教育的起点、结果及循序渐进的过程,即人才培养的结果与起点之间的差值——进步幅度。

### (二) 增值评价的功能:诊断、改进与监督

增值评价以结果与起点之间的差值为观测点,其功能不在于鉴定、评比,而是为了诊断、改进与监督。及时诊断并反馈是促进系统有效改进的利器,学生增值是否明显的评价结果反馈可直接服务于学生自身的进步,服务于教师教学效果的提升,服务于高校内部机构的改进,服务于政府管理决策,同时也服务于外部社会的公共问责和监督。教师教学效果的提升则进一步服务于学生知识、技能、素质、态度、情感等方面的增值,学校内部机构的改进意味着高等教育系统功能有序化的提高,外部社会问责与监督的结果反映人民对教育的满意度。综上,增值评价所有功能都最终指向是否对人才培养质量有利,是否让学生受益,是否有利于大学生认知图式的升级和全面发展,是否有利于学生潜质的最大化释放,是否有利于学生主体性的有效发挥和完善,能否让人民对高等教育更满意。

### (三) 增值评价的落脚点:质量、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促进公平是高等教育的迫切要求,高等教育增值评价抓住立德树人的教育本质和根本任务,关注大学在人才培养质量效果方面的效能,以高等教育在促进大学生成长和进步上的幅度来衡量高等教育的质量高低,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以高校对学生进步发展的贡献作为评价依据,充分考虑学生入学前的起点和高校所获取资源水平的不同,剥离生源质量、办学条件等因素的干扰,分析高校对学生进步的净效果,能够打破以往高校招生逐级“掐尖”后“生源基础好—成果输出强—政府拨款高—各级评价好—生源更好”的无限循环回路,能够改善我国高校当前过于重视经费投入、硬件建设等各类人才培养输入因素的现状,也能改善当前过于重视以各类科研产出等输出因素为主要观测点的高校排名现状。重视排名虽然能对高校发展起到短期促进作用,但热衷排名不利于教师潜心育人,导致高校的同质化倾向。因此,增值评价能够从“指挥棒”源头上提高高校对每位大学生发展增量的重视,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放到评价指标的首要位置,并敦促评价方和问责方看见低资源配置高校和生源较差高校的作为,保证更大比例的大学生在校内获得切实的进步,同时也让更多高校教师潜心于教书育人的本质工作,收获真切的职业价值感和职业幸福感。

增值评价还能引导青年大学生形成终身学习观和健全的人格。对于学生个体而言,广义的学习是一个指向终身的增值活动,其目的不是与他人竞争获得优越感,而是跟过往的自己比较有实质的进步,从而满足个体自我成长的需要。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终身学习观不仅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内驱力,最大程度地释放他们的个体潜力,还能有效地降低大多数学生以他人为参照系的生存焦虑,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形成健全人格,从而促进其在平和的心态中厚积薄发,为创新驱动发展型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综上,高等教育的增值评价模式不仅能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促进教育公平,引导高校从重投入转向重育人效能,从注重结果转向关注学生增值,还能引导大学生形成终身学习观和健全人格,为创新驱动型社会输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才。

## 六、结语

证明院校质量的各类指标中,无论是大学排行榜或满意度研究,还是学科评价或绩效研究,任何单一的证据都可能会因哲学上或技术上的不完善受到质疑。高等教育增值评价回归大学之道,探寻高等教育的育人初衷——对学生才能的有效培养和对人潜质的最大化释放,是一种以人才培养质量和效果为核心的价值观,也是一种以学生的进步和成长幅度为刻度的新指标、新技术,更是一种包含着证据要素和人文关怀的质量文化。

在以人才培养质量和效果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增值评价理论探讨之后,下一步应当着重考量的议题是如何建立可操作性的增值评价体系。结合当前教育情境,增值评价体系在评价方式上应定性定量相结合<sup>[17]</sup>,着重考核学生线上线下的努力程度及进步幅度,在评价内容上应结合高等教育实际进行指标细化,在评价工具上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研发创新,探索高等教育增值评价新模式。

### 参考文献:

- [1] 邱均平,文庭孝,等.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EB/OL].(2020-10-13)[2025-09-01].[http://www.gov.cn/zhengce/2020-10/13/content\\_5551032.htm](http://www.gov.cn/zhengce/2020-10/13/content_5551032.htm).
- [3]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2025-01-19)[2025-12-19].[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9.html](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9.html).

- [4] 掀起高教质量革命 助力打造质量中国[EB/OL]. (2019-04-29)[2025-01-02].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1904/t20190429\\_380009.htm](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1904/t20190429_380009.htm).
- [5] SANDERS W L, HORN S P. Research Findings from the Tennessee Value-Added Assessment System (TVAAS) Databas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Research[J]. *Journal of Personnel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1998(3):247-256.
- [6] ASTIN A W. *Achieving Educational Excellence*[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5:60-61.
- [7] 马晓强. 增值评价: 学校评价的新视角[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79-84.
- [8] 杭平. 《优质学校教育》——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第七号报告书简介[J]. *课程·教材·教法*, 1997(7):56-58.
- [9] 韩东屏. “价值是人”及其意蕴[J]. *哲学研究*, 1993(11):20-25, 56.
- [10] 李凯尔特. 文化科学的自然科学[M]. 涂纪亮,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78.
- [11] 北京师范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 无机化学[M]. 第4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194.
- [12] JOHN BLACK. 牛津英汉双解经济学词典[M]. 何玉长,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707.
- [13] 谢家建, 姜华. 价值澄清理论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启示[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3):147-154.
- [14] 习近平. 保障人民健康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EB/OL]. (2021-03-07)[2025-01-06].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lh/2021-03/07/c\\_1127178205.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lh/2021-03/07/c_1127178205.htm).
- [15] 光明网.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从“推动”到“实现”[EB/OL]. (2017-12-21)[2025-05-01]. [http://edu.gmw.cn/2017-12/21/content\\_27148044.htm](http://edu.gmw.cn/2017-12/21/content_27148044.htm).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44.
- [17] 周继良, 吴肖, 匡永杨. 高校学生学业增值评价: 基本属性、现实困境与实践理路[J]. *现代教育管理*, 2021(12):9-18.

## On Value-Added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WANG Feife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Value-added is the increased value.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value, “value-added” philosophically signifies the increase in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existence, attributes, and changes of an object and the scale of the subject. In physics, it represent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degree of order i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 system. In economics, it refers to the increase in the price and quantity of products. Broadly speaking, value-added in higher education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the enhancement of value for learners, the improvement in th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order of higher education providers, and the increased satisfaction of accountability holders with higher education. In a narrow sense, value-added in higher education refers to the increase in post-graduation salaries for more student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orderliness of cognitive schemas, and the improved satisfaction of employers with graduates. Value-added evaluation encompasses the starting point, outcomes, and entire process of higher education. Its functions include diagnosis, improvement, and supervision, with the ultimate goals of fostering quality, equ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value-added evaluation; higher education; progress; evaluation indicator

(责任编辑: 李栋桦)